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海湾研究中心

2021年2月工作动态

冷战结束后，一些阿拉伯国家便有意推动与以色列的私下和解并发展非正式关系。而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拉近关系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拥有共同的威胁。沙特、埃及等阿拉伯大国更倾向于将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和发展核武器的尝试视为更紧迫的威胁，而以色列也将伊朗视为地区内威胁。伊朗因素一定程度上转移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敌意和猜疑。这使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对地区安全的理解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是其走近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阿拉伯世界的裂痕不断扩大，已无法聚焦阿以议题。近年来，阿拉伯世界内部矛盾更加公开化，卡塔尔因坚持与伊朗发展关系和被怀疑资助“穆兄会”，遭到沙特、埃及等国孤立制裁，一些阿拉伯国家甚至不惜与其断交。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分裂削弱了它们解决阿以问题的集体努力和讨价还价的能力，巴勒斯坦的诉求在此过程中被边缘化。再次，特朗普政府的推动和阿以双方的配合加快阿以双方关系的推进。特朗普政府更关心的是撮合海湾盟友与以色列的和解乃至建交，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中东版北约”，实现对伊朗的战略包围，增强在海湾地区的行动能力。

可以预见，当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开启“试水”外交关系而没有遭到过度反抗与报复，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在未来的政策选择中将追随这一步伐，包括积极性较高的阿曼、萨勒曼王储掌权的沙特、从美国“支恐”名单移除的苏丹、科威特、阿尔及利亚等。

“阿拉伯之春”已经整整延宕十年，因此有人称其为长周期的“阿拉伯之春”。十年来，中东地区在国家转型方面，迄今没有成功转型的范例，更谈不上有借鉴意义的发展模式；在地区和平方面，原有和新生的热点问题无一得到彻底解决。首先，外部大国的主导能力在下降，但同时大国关系的复杂性上升，带来的破坏性更强。其次，地区国家分化组合的复杂性增加。在沙特与伊朗持续对抗的同时，土耳其与沙特矛盾的激化，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媾和，围绕地区热点问题的各种阵营组合令人眼花缭乱，地区格局的冷战化、代理人化、宗派化特征日益突出。再次，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在大中东地区，原有的内战或准内战、国际冲突等传统安全危机持续恶化，且新的风险源不断增加，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核扩散、难民、海洋权益争端、水资源争夺等危机持续加重。最后，中东的国家转型和国家建设异常困难。当前许多中东国家都面临国家转型和国家建设的压力，国家转型之困在于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国家建设之难在于其政治经济发展难以摆脱外部控制和内部身份政治（教派、族群等）困扰。

在伊核问题即将回到谈判桌上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拜登在中东地区发动了他上任后的首次军事行动。2021年2月25日，美军空袭了叙利亚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设施。一名美国国防官员透露，至少有几名武装分子在空袭中丧命。但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则称至少有

17 人在此次袭击中死亡。自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美伊双方在重启伊核谈判上似乎就已经达成了共识。但到了谈判即将重启的时刻，却选择下令空袭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原因在于美国这次空袭是要发出一个信号，即美国虽然希望惩戒民兵组织，却不希望局势演变成更大的冲突。这也给伊核谈判在正式重启前带来了变数，谈判不会一帆风顺。根据以往美国涉足中东地区的历史经验中不难预判，从谈判桌上的博弈转向军事摩擦很可能会使得本已脆弱的伊核谈判更加复杂化。